

尚書精義
五





義 精 書 尚

(五)

撰 倫 黃

尚書精義卷二十六

古人有言曰。撫我則后。虐我則讎。獨夫受。洪惟作威。乃汝世讎。樹德務滋。除惡務本。

無垢曰。夫行德則天下歸之。天下歸之者。天子也。暴虐則天下叛之。天下叛之。戢然。擁虛器以在人上。豈非獨夫乎。天下叛之矣。不知畏懼。乃大惟作威。以殺戮賢人君子。不修郊社宗祀。則天下視之。又甚世之仇敵矣。又曰。德欲廣及。惡欲知幾。故立德者務滋。欲其延蔓不已也。除惡者務本。欲其萌芽絕去也。然則天下之惡。皆萌芽於紂。欲除天下之惡。當除紂一人而已。紂既滅絕。則天下之惡。脈理皆斷矣。脈理斷。善端自然發見焉。

張氏曰。詩云。惠而好我。攜手同歸。此撫我則后之謂也。湯誓曰。夏王率遏衆力。率割夏邑。有衆率怠弗協。予及汝皆亡。此虐我則讎之謂也。獨夫受。洪惟作威。乃汝世讎者。謂之獨夫受。以其孤危寡獨。喪其君人之道也。

呂氏曰。君臣之間。如天尊地卑。自有定分。其所以相與固結者。皆天理自然如此。若其撫則后。虐則讎。如是容易。是君不君。乃反掌之間耳。此蓋未知君臣之禮。須當看古人有爲而言。亦當知武王有爲而舉。武王說天之所以設君者。本不是居九重之尊者。便是后。蓋受天之寄爲天子。以撫養百姓者。始是后。若是縱暴肆虐。失其君道者。是民之讎。蓋天之立君。本是撫育百姓。今失天之職。肆虐于民。便是讎。

又曰大抵廣德滋長。則天下之人。皆到可到之地位。若除惡當就本根上除。何故。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爲。若不幸而爲汙俗所染。人君安可舉世除之。除一人。則天下之惡自除矣。

肆予小子。誕以爾衆士。殄殲乃讎。爾衆士。其尙迪果毅。以登乃辟。功多有厚賞。不迪有顯戮。

無垢曰。紂爲天下寇讎。乃天下所同疾。特無有倡之者耳。武王一倡。則天下皆應之。然則武王之倡。非私怒也。乃天下之怒也。孟子識此意曰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夫天下皆視紂如寇讎。而欲殄殲之。則紂之爲人主。所謂失其所操持矣。又曰。迪。進也。登。成也。夫未舉事以前。以謀爲主。旣舉事之後。以決爲主。故曰。老者之智。壯者之決。武王之謀。已無遺策矣。今旣渡河。有進無退。正用決之時也。故其告如此。以爲爾衆士。庶幾進於果決。必取商紂。以成我爲辟之道。又曰。賞以進之。則人皆知進。戮以懲之。則人不敢退。戰功曰多。以多爲勝也。功多則賞厚。士卒其有自足之心乎。不進則有顯戮。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。

嗚呼。惟我文考。若日月之照臨。光于四方。顯于西土。惟我有周。誕受多方。予克受。非予武。惟朕文考無罪。受克予。非朕文考有罪。惟予小子無良。

無垢曰。紂所以暴虐者。以昏。文王所以光于四方。顯于西土者。以明。其明如何。若日月之照臨。明豈有旣乎。日煜乎晝。月煜乎夜。晝夜常明。想見文王心地。無一毫之滓矣。晝而思想皆無失念。夜而夢寐皆無失路。況事至乎前。物形於朕。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。而鑒觀其所往乎。又曰。昏爲暴虐。故有臣億

萬惟億萬心。明爲仁聖。故以西土之地。而誕受多方也。三分天下有其二。其是之謂歟。以此知明德之尊。雖無意於天下。而天下當自歸。昏德之賤。雖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不免爲一獨夫而已。又曰。文王仁聖。誕受多方。則克紂者。乃文王積德深仁。感動天下之力。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。夫以臣伐君。雖以武王伐紂。不免於有罪。使武王勝紂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有何罪哉。詩序以謂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。卒其伐功。則伐紂者。乃文王之心乎。使武王不克紂。文王能免罪乎。又曰。夫克紂。則以文王爲無罪。不勝紂。則以小子爲無良。以善歸親。引惡歸己。武王用心忠厚如此。其肯貪位苟得。爲伐紂之舉哉。舉天命人心所迫。不得不然也。

張氏曰。易曰。垂象著明。莫大乎日月。又曰。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則明之至者。莫明乎日月。文王有明德。而詩人謂之明明在上。故于此喻之。若日月之照臨也。宜矣。照以言其明。臨以言其高。惟其如日月之照臨。故遠足以光于四方。近足以顯于西土。四方外也。故言光。西土內也。故言顯。

呂氏曰。文王盛德光華如此。武王以眇然一身。繼其後。爲甚難。故武王常有不足之心。使我克受。非我之能。乃文王之德無愆。文王仰不愧。俯不怍。故武王得承藉餘休。所以能克受。若受勝我。非文王盛德之不至。乃是我無良。不能繼文王耳。者一段。最見武王之心。武王奉行天罰。以紂爲獨夫。自然戰必勝。攻必取。不知武王讒說了必之一字。便不是天心。便不是天討。武王言自會伐紂。便是有我。便非無心。非無心。便非天討。武王到此。尙把紂來計較勝負。見得武王無必。予克受。非予武。見得武王無我。此見

得武王與天同心。抑見得武王無必。

武王戎車三百兩。虎賁三百人。與受戰于牧野。作牧誓。

無垢曰。合天下蠻夷之師。豈止戎車三百兩。虎賁三百人哉。此止謂武王西土之衆。腹心之師也。武王爲倡。以率西土。西土爲倡。以率天下。故與武王同心死生者。止在西土爾。其餘輔贊之師。雖盡力于武王。武王不盡責以必死也。此以自厚而不責人之意。至於總誓諸侯與蠻夷曰。爾所不勗。其子爾躬有戮。此亦爲之大閑耳。

胡氏曰。乘車旣是虎賁。左右必須勇士。豈但有虎賁而無左右哉。百夫長旣乘戎車。千夫長必非徒步。何從有車而乘哉。兵車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。孔氏惟言步卒而不數甲士。豈虎賁人猶御一車。而不戰鬪邪。以七十二人步卒計。三百兩之戎車。總二萬一千六百人。不言六百人。而言舉全數。舉全數者。乃自解注文。非釋經也。以舉全數三字。易六百人。之三字。於文不暢。豈如言二萬一千六百人哉。

張氏曰。必記戎車虎賁之數者。蓋言明殷商之衆。其會如林。而武王所以勝之。在德不在衆也。易野則以車爲主。險野則以人爲主。戎車卽兵車是也。虎賁卽武勇之士也。詩曰。有力如虎。謂之虎賁者。取其有力而已。

呂氏曰。大抵誓師。有誓于軍門之外者。有交刃而誓者。故司馬法曰。三王誓于軍中。欲民先成其慮也。或誓于軍門之外。欲民於待事也。或將交刃而誓。致民志也。武王至此而誓。乃是交刃而誓也。

牧誓

時甲子昧爽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。乃誓。王左杖黃鉞。右秉白旄以麾。曰。逖矣。西土之人。

無垢曰。逖。遠也。以溫言勞之曰。遠矣。西土之人。以言其跋涉之勞。征行之苦。使其心悅于上之見知也。胡氏曰。禮稱人道尚右。戎事尚左。記曰。進退有度。左右有局。各司其局。然而男子尚左。女子尚右。陰陽之義也。偏將軍處左。上將軍處右。生殺之義也。是則小戴之文。未有定據。老聃之說。獨立元言。豈以一經一句。以爲準哉。白旄者。取其易見也。夫以色之易見者。莫鮮於赤。故朱干朱戶。以章其禮。赤紱赤鳥。以異其數。旄不以赤而以白者。周之車服旌旗器械。皆尚赤。則所麾之旄。必以白。白者。金之正色。甲兵之事。故白於赤而易見者。謂以此也。

張氏曰。鉞所以誅黃中也。所以爲信。旄所以教。白西也。所以爲義。鉞用黃。誅之必以信故也。旄用白。教之必以義故也。武王杖信秉義。足以致其來。曰。逖矣。西土之人者。敍其情。憫其勞。而勞其來之遠也。呂氏曰。武王自臨戰。與士卒同其勞苦。以鉞與旄。任地指麾。說道是逖矣。西土之人。觀此氣象。至誠惻怛。慙不敢不勉。士卒見此。自然不顧其矢石之勞。忘其霜露之苦。亦皆領武王之和。王曰。嗟我友邦冢君。御事司徒。司空。亞旅。師氏。千夫長。百夫長。及庸。蜀。羌。髳。微。盧。彭。濮。人。稱爾戈。比爾干。立爾矛。予其誓。

無垢曰。前言逖矣。西土之人。此誓武王之師也。今日。嗟我友邦冢君。此誓諸侯之衆也。今誓至於旅。則

諸侯之官盡在于此矣。師氏謂軍中以兵守門者。千夫長謂一師之帥也。百夫長謂一卒之長也。戈戟也。戟柄既長。可以言稱矣。想武王之時。指戟爲戈耳。方言。干又云楯。自關而東。或謂之楯。或謂之干。關西謂楯。是干楯爲一也。此特辨戈戟。干楯之名耳。至于曰稱。曰比。曰立。此又見行陣之法。而威儀之壯也。想像稱戈。比干立矛之時。森嚴縝密。其何可犯乎。又曰。八國皆蠻夷也。文王爲西伯。故西南夷來助。文王美化。行乎江漢之域。故江漢之夷來助。紂爲無道。非特諸侯欲伐之。雖西南夷。江漢夷。亦欲伐之矣。失人心如此。尙欲君天下者乎。

張氏曰。武王之伐紂。六卿莫不具在。而特舉司徒。司馬。司空者。蓋徒衆之令。則聽之司徒。軍旅之令。則聽之司馬。營壘之令。則聽之司空。此其誓所以特先於三卿也。又曰。庸。蜀。羌。髳。微。盧。彭。濮人。此皆西南之酋長也。當是之時。皆會于牧野之地。故舉而誓之。此所謂華夏蠻貊。罔不率俾者也。君子臨事而懼。故雖將戰。而猶誓之也。

呂氏曰。武王到臨陣之時。不止誓西土之人。至于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。武王當日來歸者八百國。諸侯之衆。何獨止言庸。蜀。羌。髳。微。盧。彭。濮人。此亦是史官序事之法。舉遠而知近。舉小而知大。舉微而知著。此言軍威須當辦備。各各恁地整頓精神。聽我一人誓命。

干曰。古人有言曰。牝雞無晨。牝雞之晨。惟家之索。

無垢曰。蓋雞之爲物。雄鳴雌哺。此常理也。使雌代雄鳴。乃惡氣所感。其家必有不祥事。又曰。家以牝

雞司晨。卜不祥。國以婦人專政。卜不祥。將言紂用妲己之言。故引古占卜爲訓。

張氏曰。男正位乎外。女正位乎內。內外異位。則婦人故無預於外事矣。婦人預于外事。鮮不敗亂。是猶牝雞之晨。其徵遂至惟家之索也。

呂氏曰。大抵天地中。各自有定位。如君唱而臣和。男外而女內。夫行而婦隨。此皆不可易者。至如牝雞司晨。陰陽繆盪。則一家索矣。言天本不曾與紂易位。以紂先自易位。故天亦從而易之。

今商王受。惟婦言是用。昏棄厥肆祀弗答。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。

無垢曰。放黜師保。囚奴正士。焚炙忠良。而惟婦人言是用。此逆天理者也。以牝雞之說。卜之國之將亡也。必矣。家生敗子。則有牝雞之晨。國出亂君。則惟婦言是用。此皆不祥之兆矣。又曰。肆。陳也。答。報也。祭有所焉。有報焉。載芟。春祈社稷之詩。良耜。秋報社稷之詩。以至蜡之祭。迎貓爲其食田鼠。迎虎爲其食田豕。此皆報之之謂也。紂惟婦言是用。無往不昏。使人神皆不得其所。郊天祭地。四時享廟。皆人道之常也。紂以昏故。棄其陳祀。不敬天地鬼神。非特不敬而已。凡當報答之祭。亦皆棄之。又曰。紂惟婦言是用。無往不昏。同王父同母昆弟。人之所愛敬也。今皆棄而遺之。不知待以昆弟之道。是不復知有骨肉矣。此豈人理也哉。夫不敬天地鬼神。不知有王父母昆弟。安得有吉祥事乎。

呂氏曰。所謂尊有常尊。紂昏棄肆祀弗答。是不能尊其常尊。所謂親有常親。紂昏棄王父母弟不迪。是不能親其常親。

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。是崇是長。是信是使。是以爲大夫卿士。俾暴虐于百姓。以姦宄于商邑。今子發。惟恭行天之罰。

無垢曰。暴虐百姓。姦宄商邑。正紂之心。亦四方多罪逋逃之心。有此心而又有此才。此紂所以是崇是長。是信是使。是以爲大夫卿士也。言暴虐。則有殘民害物之事。言姦宄。則有蹤跡詭祕之事。多罪逋逃。有此才。而紂能使之。可謂同惡相濟矣。天將亡商。故生紂。又生多罪逋逃。以破壞殘滅之。傷哉。

張氏曰。夫惟幽不能欽神。明不能愛親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者。是崇是長。是信是使。是以爲大夫卿士。則所與同于厥邦者。皆羞刑暴德之人。所與同于厥政者。皆庶習逸德之人。如是則紂孰與爲善哉。是崇者。尊其道也。是長者。長其惡也。是信者。信其言也。是使者。用其力也。是崇是長。則以爲卿士而承之者也。是信是使。則以爲大夫而庸之者也。

今日之事。不愆于六步七步。乃止齊焉。夫子勛哉。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。乃止齊焉。勛哉夫子。尙桓桓如虎。如貔。如熊。如罴。于商郊。弗迓克奔。以役西土。勛哉夫子。爾所弗勛。其于爾躬有戮。

無垢曰。夫不過六步七步。乃一休止而整齊焉。亦可謂深密矣。休止以養其力。整齊以警其慢。稱夫子以壯其志。稱勛哉以警其慢。擊刺之法。小進則四五。大進則六七。又休止而整齊之。夫當其交戰之時。而其法乃森密如此。況其平居乎。行陣之內。其法乃森密如此。況其大禮乎。誰得而乘其便。而伺其怠邪。又曰。上先稱夫子。後言勛哉。自此以後。皆先稱勛哉。後言夫子。大抵兵事以警備爲體也。桓桓武

貌也。如虎、如貔、如熊、如羆，此桓桓貌也。夫此四獸，博物也，其作威，其猛厲，爲如何哉？使將士之武，如此四獸，亦何可當也？又曰：克奔歸我者，弗逐擊之，第使之聽役于西土之衆而已。夫西土之衆，腹心之衆也。彼奔歸我者，安知非姦人刺客，乃遽處之腹心之內，兵事貴嚴，如此何也？此武王、太公所以處商人也。昔銅馬降光武，光武遽入其營，銅馬之衆曰：「蕭王以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」使紂之人爲腹心之衆，其安反側也可知矣。武王之舉，誅其君而弔其民，民之望武王，如大旱之望雲霓也。上下之心如此，復何疑之有哉？

東坡曰：孫武言用兵，其勢險，其節短，故不過六步、七步、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，必少休而整齊之。

張氏曰：用兵行師之道，其坐作進退，莫不有法，其攻殺擊刺，莫不有制，不愆于六步、七步，乃止齊焉者，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，使之不敢過也，不愆于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，乃止齊焉者，告之以攻殺擊刺之制，使不敢踰也。

蕭氏曰：先王之使人也，始勉之以所慕，終肅之以所畏，然後人有所勸懲，而功成焉。秦誓曰：「立定厥功，惟克永世，始勉之者也。」下篇曰：「功多有厚賞，不迪有顯戮，自所勉而肅之也。」至此維曰：「弗勛有戮者，終於肅之而已。」

呂氏曰：當舜之時，但只言罰弗及嗣，賞延于世，至啓有扈，啓自度不如禹，於法之外，又添予則孥戮汝，孥戮卻不是盡殺其妻孥，但言累及妻孥，至湯伐桀，去啓未遠，亦未能便變得此法，亦說予則孥戮汝。

至武王伐紂。卻說其于爾躬有戮。到此又看得聖人。雖到世變風移。又自能厚其已薄之俗。於數千百年之下。又不是湯不如武王。到武王之時。上承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許多人積累之德。民心薰蒸之久。啓既開此門。武王到此。因而又與閉了此門。

尚書精義卷二十七

武王伐殷。往伐歸獸。識其政事。作武成。

孔氏曰。文王受命。有此武功。詩之文也。彼言武功。謂始伐崇耳。殷紂尚在。其功未成。成功在于克商。今武始成矣。故以武成名篇。以泰誓繼文王之年。故本之於文王。

鄭氏曰。著武道至此而成。

無垢曰。惟一月壬辰。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。此敍往伐之事也。自乃偃武修文。至示天下弗服。此敍歸獸之事也。自列爵惟五。至垂拱而天下治。此敍識其政事之實也。夫政事卽殷家之政事耳。武王特順民心而復之。以慰天下之心。商紂廢殷家政事。以失天下。故武王復殷家政事。以慰天下。以此見前聖後聖之心。歸於大公至正。不以一毫私意。紊亂其間也。

又曰。武成之義。以謂武至此而成。不更用也。夫武王所以起兵者。爲何事哉。爲誅紂耳。紂旣已誅。武功已成矣。復安用武哉。

呂氏曰。武成一篇。所以總序武王伐商終始之規模。孔子序書。撮其大綱。此終始之規模。皆見於序也。往伐歸獸。所謂歸馬放牛是也。識其政事。所謂列爵分土建官是也。大抵取天下之規模。與定天下之規模。無異後世之君。固有恃勢力而取天下者。天下平定之後。所謂定天下之規模。蔑然無聞。往往不

知創業爲可繼之道。

武成

惟一月壬辰旁死魄。越翼日癸巳。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。

無垢曰。一月商之十二月。周之正月也。

東坡曰。壬辰未有事。先書旁死魄者。記月之生死。使千載之日。後世可考也。歷法以月起。故書多記生死。朏望皆先事而書。所以正歷也。

厥四月哉生明。王來自商。至于豐。

孔氏曰。哉。始也。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。則哉生明爲月初矣。以三日月光見。故傳言始生明。月三日也。此經無日。未必非二日也。生明死魄俱是月初。上云死魄。此云生明。而魄死明生互言耳。月以望虧。望是月半。望在十六日爲多。通率在十六日者。四分居三。其一在十五日耳。此言旣生魄。故言魄生明死。十五日之後也。丁未祀于周廟。已是此月十九日矣。此受命于周。繼生魄言之。則受命在祀廟之前。故祀廟之時。諸侯已奔走執事。豈得未受周命。已助周祭。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。

無垢曰。厥四月哉生明。謂四月三日也。王來自伐商。至於豐。欲行周家之政事也。生魄謂月十六日。則生明謂月三日也。朔後明生而魄死。望後明死而魄生。蓋朔是死魄。二日爲旁死魄。已有生明之意矣。三日則生明而死魄矣。武王正月二日至商。至四月三日。功成而歸也。四月三日至豐。故十五日以後。

庶邦家君。暨百工聽命于武王也。

張氏曰。頒正朔。受爵服。與之正始而已。以明革商命而爲周。於此乎始也。

呂氏曰。十六明滅魄生之日。天子諸侯百官。皆洗心滌慮。以聽新天子之號令。先是武王受命於上。後是百官受命于武王。乃告之以祖宗功德之盛。

乃偃武修文。歸馬于華山之陽。放牛于桃林之野。示天下弗服。

無垢曰。嗚呼。不祥之器。豈可常玩弄哉。武王聖人。知此舉之不可再也。故倒載干戈。包以虎皮。示天下以不可復用之意。而修禮樂庠序之事。納天下於中和之中。爲國家長久無窮之計。其過人也遠矣。東坡曰。華山之陽有川焉。然地至險絕。可入而不可出。桃林之野。在華山東。亦險阻。歸馬放牛於此。示天下弗服也。春秋傳曰。天生五材。民並用之。闕一不可。誰能去兵。兵不可去。則牛馬不可無。雖堯舜之世。牛馬之政。不可不修。而武歸馬休牛。倒載干戈。包之虎皮。示不復用者。蓋盛德所在。懼者衆矣。武庚紂子也。殺其父。用其子。付之以殷民。武王知其必叛矣。然且用之。紂子且用。況其餘乎。所以安諸侯之懼也。楚靈王旣縣陳。蔡朝諸侯。卜曰。尙得天下。民患王之無厭也。故從亂如歸。智伯夫差。皆以此亡。戰勝而不已。非獨諸侯懼也。吾民先叛矣。湯武皆畏之。故湯以慙德令諸侯曰。懍懍危懼。若將隕于深淵。其敢復言兵乎。武王之偃武。則湯之慙德也。秦漢惟不如此。故始皇不及二世。而天下亂。漢雖不亡。然諸侯功臣皆叛。高祖以流矢崩。皆不偃武之過也。

張氏曰。兵猶火也。不戢將自焚。此所以貴於偃武。馬上得之。而不可以馬上治。此所以貴於修文。載戢干戈。載櫜弓矢。偃武之謂也。敦尙儒術。講明禮義。修文之謂也。歸馬于華山之陽。放牛於桃林之野。蓋昔之戰也。馬牛有所服乘。今則馬歸華山。牛放桃林。因其土地所宜而牧之者也。

呂氏曰。武王之用兵。以應天順人。不得已而用之。一之爲甚。其可再乎。大抵聖人舉事。兵起於人。而不起於我。故武王所以伐紂而用兵。起於紂。而不起於武王。紂滅而兵自偃。何至於再用乎。後世兵端起於自己。而不起於人。爭城而戰。爭地而戰。至雖得天下以後。方且好大喜功。而不肯止。如唐太宗既定天下之後。猶有高麗突厥之舉。看得武王天下已定。不用兵時。方見得兵起于紂。而不起於武王。

丁未。祀于周廟。邦甸侯衛。駿奔走。執豆籩。越三日庚戌。柴望。大告武成。

無垢曰。孔穎達謂周正月辛卯朔。二月辛酉朔。閏二月庚寅朔。三月庚申朔。四月乙丑朔。則丁未是十九日也。月三日至于豐。至十九日而告廟也。夫邦甸侯衛。與武王等爲諸侯。今一旦躬就臣子之位。大奔奔走。執豆籩于周廟。何以使之如此服從哉。豈威刑之足懼乎。智術之足高乎。曰。威刑智術。可以服其形。而不可以服其心。諸侯之心服。則以武王之舉。無一毫私心。與天下同其心耳。行天下之同心。此天下所以心服也。越三日。此四月二十二日也。旣祭祖廟。乃郊天望祭也。大告武成。以言伐紂之功已成。乃復命于天也。以此知武王之舉。豈私意哉。天之意也。使有私意。其見祖宗時。見上帝時。見山川時。能不愧於心乎。

呂氏曰：武王既定天下，偃武修文，告功於宗祖廟，見得武王伐紂以仁易暴，不負祖宗之所付託。紂滅已後，不自有其功，盡歸之於祖宗。正如舜巡狩以後，歸格于藝祖。春秋之時，尚有告至之禮。天下諸侯駿奔走，執豆籩，亦與武王同此一意也。先告祖廟，又三日庚戌之日，方燔柴於天地山川。夫武王躬行天討，乃天地山川之本意。既有責於我，我之伐紂，動合天理。功成之後，乃告于天地山川。

既生魄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。王若曰：嗚呼羣后，惟先王建邦啓土，公劉克篤前烈。至于大王肇基王迹，王季其勤王家，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，誕膺天命，以撫方夏。大邦畏其力，小邦懷其德。惟九年大統未集，予小子其承厥志。

無垢曰：王迹基於太王，王家勤於王季，王功成于文王，夫其成也，豈偶然哉！此天命也。天命不可見，第見天下賢者歸之，是天命之所歸也。文王修德於几席間，而坐受天下賢者之來，是大膺天命也。賢者之來，豈以爲美觀哉！將以共取塗炭之民，付之安平之地耳。又曰：文王受命，明年伐犬戎，又明年伐密須，又明年敗耆，又明年伐黎，又明年伐崇，且勢力如此，大邦安得不畏，篤仁敬老慈少，其行德如此，小邦安得不懷。然文王之心，第知修德而已，非計校謀畫曰：大邦當以力服，小邦當以德懷。如此則是霸者之學。管、樂、申、商之術也。然則如之何？大邦以力服人，而文王不可以力加；小邦以德望人，而文王足以慰其望。又曰：文王以虞、芮之訟，諸侯歸之，故稱元年。至九年而崩，故曰未集。其曰大統，是言文王之心不止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矣。曰稱王稱元年，此天下之心也；稱大統，稱未集，此武王之言也。